

博客丛林

# 中国当代农村的全景图

——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秦腔》

终南老樵

贾平凹《秦腔》的发表无疑是陕西省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收获。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洋洋洒洒三十多万字的《秦腔》，确实为现代化已深入核心并引发了种种矛盾的中国当代农村提供了一幅全景图。

它以独特的“世情小说”的写作方式，表达出了在经验深度上远超同类题材小说的动荡现实，成为几十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最好小说之一。

本形态也已经没有了，解放以来所形成的农村题材的写法也不适合了，“我并不觉得我能站得更高来俯视生活，解释生活，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贾平凹、部元宝：《〈秦腔〉痛苦创作和乡土文学的未来》，《文汇报》2005年4月28日)于是，他不再以“民间智慧代言人”自居，也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阐释和言说的权力，叙述人从作家夏风变成了半癫的“我”。在叙述上，不设定一个清晰的线条和明确的核心，而是采取所谓的“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无序而来，茫然而去，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以此来呈现乡村生活的“原生态”。这样一种“世情小说”的写作方式，农村几十年来的变化被他写得如此透彻复杂，栩栩如生而又又不失完整，既神秘地写出了现

代化进程中中国当代农村政治与伦理精神的变迁与动荡，又深情地写出了对处于式微瓦解状态的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凭吊和惋惜。小说展开的农村全景画卷，大到历史文化、权力斗争，小到蝇头蜗尾、一针一线，都无不具体而微，触及了农村变化动荡的方方面面，其矛盾呈现合力状态，而不同内涵又能互相加深，把农村内部复杂纠结的矛盾原生态地再现了出来。尽管统揽全局的线索隐现于众头并起的网状结构之中，总体的倾向性还是被复杂曲折地表达出来。

知识分子写农村题材时不可避免的精英立场，置身于一个处于边缘地位四处游动的“我”，加入到乡间人情政治中演绎出一场农民话语的狂欢。整篇小说，精细的写实与微妙的神秘渗透全篇，栩栩如生的细节带给我们一个贴肌贴肤的农村：其生活气息可闻，其心理细腻入微，其情状清晰可信，而行文状物都是地道口语，生动风趣，幽默戏谑而不失欢乐。

当然，《秦腔》也自有瑕疵，而且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因为他采取这种众头并起的网状结构，才深刻再现了现代化进程之中农村复杂矛盾，而这种网状结构，需要一个能够把小说中所有差异性的故事细节统揽起来的调子。贾平凹成功地找到了一个疯子视角，利用疯子兼具通灵的功能，平衡了小说结构，但不否认，在叙述视角自然转化上，小说还略有凸凹生硬之处，小说中某些关键人物比如白雪和夏风的形象稍稍单薄，且有虎头蛇尾之嫌。此外，密实的细节，跌宕的冲突，也是对读者耐心和体力的一次长考。不过，瑕不掩瑜。总体而言，《秦腔》小说的叙述视角还是完整一致，叙事也流畅自然，并不让人觉得别扭别扭，是难得一见的好作品。

新书架

## 《朱元璋传》

传 奕

朱元璋是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一生吃了很多苦头，做过和尚，讨过饭，他是怎样由一个讨饭的当上皇帝的呢？有什么秘诀？他的成功不简单啊！由最下层的人走到最高位置，是个奇迹。都知道朱元璋当皇帝后心狠手辣，杀了不少功臣，但你是否知道朱元璋当皇帝之前是个坦诚、英勇、睿智的统帅，他是怎样由一个宽宏的人变得暴戾呢？为什么要残忍呢？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很多措施，有些措施确实卓有成效，然而又留下了苦果，身份证和介绍信就是朱元璋发明的。现在的民族自治都能在老朱那里找到影子，但毫无疑问老朱的民族

及宗教处理得很成功的，没有发生过“大事件”……

最后想说当了皇帝后的老朱是残忍了些，但老朱也有后世的人达不到之处：他铁腕反腐，辛勤办公，没有娱乐，也没有休息，对农民(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迁就限制很多，但老朱贫农出身，对农民是很照顾的，也算不忘本吧。

吴晗本书的写作由抗战已经开始，反复修改几次，只到“文革”前才写定第四稿。本书是1948年写作的第二稿，并亲自送毛主席过目，毛对他做了鼓励和肯定的评价，也提了些意见。但本稿已为后来的修改奠定了框架。本稿的写作处于日的时代即将过去，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之际，吴的写作更多的是给新生的政权做借鉴，他对未来充满了期盼……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嵩山红叶(摄影)

东篱菊

突然产生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设想——能不能为我的学生写一本诗集？在我的母校北京广播学院建院50周年的大庆之年，这个工作值得做，而且有着特殊的意义。

世界上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样一本诗集。为什么？首先，在此之前很可能不曾有过如此的创意，即：没人想到过；其次，诗人在高校任教的很少；再次，为学生写诗，比较受限制。诗歌史从不管你是为谁写作，它只就诗歌本身进行评价。教授诗人因此不为，我认为无可厚非。印度诗哲泰戈尔先生一生发表过50多部诗集，他老人家还创办过一所学校，且不曾为学生做过此事，一定也有着他自己的道理。那么这一不图名、二没有利的事情大约就着落在我的头上了？这倒也无可话说，看我肯不肯做了。

即使做，那么为谁做？50年来广院为社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学生，表现对象，应划定在我比较熟悉的范畴之内。对以前教过的班级学生，我没往这方面留意，失之交臂，现如今再回过头去找他们谈话交流以期了解，好像也不现实。那么以正在上我的课的学生为表现对象，这应该是一个有理论根据和操作可行性的动议。关于这个设想，我向影视艺术学院院长李兴国老师反映过，同时与电视学院教授、哲学博士陈默兄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切磋讨论——包括后现代美学、艺术思潮、诗歌的语言方式等问题。恰巧在哈尔滨遇到家在本市的2003级文艺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副班长耿玉来协助招生工作，我向她透露此意，她认为同学们一定非常高兴、积极配合。这是一件闻所未闻的好事情。

2月中旬回到北京，我马上起草了一份《关于创作、出版诗集(34份礼物)

大嗓或小声嘀咕者有之，情态百出，意思则主要有两点，一曰这事够新鲜的；二曰“出版社肯不肯给我们出书啊。”我说文学创作讲求一个“创”字，当然得新鲜。出版社万一出不了，我会把作品剪贴成36份，同学们、丁老师和每人一份，作一个永久纪念。老实讲，当时我只能答应我们能做的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是阴是晴，得看中央气象台

意思经过老师解释之后眉开眼笑的。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证诗歌作品的艺术质量我坚持了自己的看法，同学也表示予以理解。我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教学互动教学相长：让同学直观地看到，为什么一篇被同学看好受老师表扬的小说达不到发表水平？为什么一个看似并无新意的意象被改造成一条完整的思路？为什么有的同学的几千字作文只有一个题目被老师写作时采用了，内容则全然改变了模样？作为一部具备一定规模的作品，在内容上、结构上、语言上怎样平衡其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如此等等。用这样的方法，不少同学一点就通，其中多数进步很快。在学习过程中他们较为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看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受到了重视。

写这样一部作品，不能回避艺术水准问题。虽然它的确定受到一些限制：生活写真的成分，行文也比较仓促，但它仍可以拓展出相当大的想象、创作空间。写不好是没有理由的，起码34首诗中应该大多数在质量上要得到保证。这方面我愿意接受诗歌界的批评，甚至更严苛些的挑剔。

## 34份礼物送给谁

陆 健

的报告，谈了我对这本书内容的一些具体设想。这设想是：

全书分为34个单元，每单元由陆健创作的一首诗、广院动画学院丁品老师创作的一幅学生肖像速写、学生的简短语录和手写信这三部分组成。由影视艺术学院院长作序，陈默作评，陆健作《后记》。“报告”还谈到此书的读者面向，尤其是出版问题。

3月1日新学期开始，在上午的四节课上我和同学们详细谈了我的构想，课堂上一片哗然：感觉新奇者有之、兴奋雀跃者有之、环顾左右者有之、高声

的天气预报。

为了让同学们的作文能够细致生动地谈谈他们自己，我为他们提供了46个备选篇目以供参考，同学们3月1日当天又按要求自拟题目170个，从这些题目中他们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最有把握的，认真作文。我则分三次、用27天的时间完成了34首诗歌的写作。我每次写完一批稿子就先交同学提意见，然后修改，最后定稿。同学反响热烈，有高兴的赞同的，有说这写的不是我——要求老师重写的，有在老师的稿子上涂涂抹抹地直接改动的，有误解了老师的

随笔

## 我的桂花情缘

马承钧



山水(国画) 王世美

对于桂花，我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她外形平实而不张扬，却拥有世上最纯美最醉人的气息，一如宋人杨万里所云：“不是人间种，移从月里来！”

小时家居宁波，我家院子就栽有两棵桂花树，一为金桂，一为银桂，常年枝繁叶茂。入秋，金桂银桂相继结蕾，小而密集的花粒渐次绽开，幽幽的芬芳一天天变浓，到中秋前后臻于高潮，郁香绝尘，直到重阳过后还不散去。紧靠卧室窗前还有几丛常年开放的四季桂，使整个院落长年沐浴在醇厚的桂香中，令人神清气爽、坦怀若荡。

读初中时随大人北迁中原，临行前听说北方少有桂花，我特意在院里摘了许多盛开的桂花，将香喷喷的金黄桂粒装进瓶子，又将它们当标本放进一本本书里。果然，当时北方确实难觅桂花，我再也闻不到她那熟悉的香气了。唯一的慰藉是翻开书本端详桂花标本，虽然它渐渐变得扁平、不再新鲜；夜深人静时，我悄悄找出那只小瓶子，轻轻打开，一股幽幽的桂香便扑鼻而来。伴随这种芳菲，我

会做一个属于江南的少年之梦……永远忘不掉那个让我心碎的黄昏。那是“停课闹革命”的混乱年月，一天下午我悄悄离开批判会场，独自溜进课堂读一本《普希金诗选》。不料被两名“造反派”发现，将书一把夺去。一翻，从书里抖出两片桂花叶子和一簇干瘪的花粒(那是我用来当书签的)；一查，这“黑书”又是校图书馆那个右派女教师偷偷借给我的！好家伙，与右派分子“暗中勾结”、偷看“毒草黑书”、偷藏桂花“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顶顶大帽子向我扣来！眼看我厄运临头，一位同样爱好诗歌的“工宣队”队员以“伟大导师列宁同志也爱读普希金”为由巧妙地救了我，但那位右派女教师却被勒令离开图书馆去扫厕所！我虽然化险为夷，未遭“批斗”，但所有珍藏的桂花标本全被“造反派”搜走并狠狠地“踩在脚下”……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当年“文革往事”已恍若隔世，而“造反派”将我的桂花标本狠狠“踩在脚下”的细节，却常常噩梦般出现在我的脑海……万幸的是这些年沧桑剧变国运

昌盛，神州面貌日新月异，人们的观念和生活环境也风情万种今非昔比了！不啻南方桂树越来越多，杭州、上海、南京、成都、贵阳、桂林等地每年还要举办“桂花节”或“桂花文化节”；石家庄、太原、济南等不北方城市也千方百计栽种桂花，连北京颐和园也在举办“桂花节”呢！近几年笔者栖身的这座中原城市大搞绿化美化的民心工程，市区各大公园、学校和主干道两旁也不乏桂树倩影。我居住的小区去年也新栽上数十株来自江南的名贵桂花，入秋便清香四溢满院芬芳，令我生出“处处闻桂香，疑是回浙江”的错觉哩！

昨晚与女儿散步，相约每人背一首古咏桂诗。我先咏出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女儿笑道：“我也念一首姓王的诗——是王建的《十五夜望月》——‘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我又念一首朱淑真的《木犀》：‘弹压西风擅众芳，十分秋色属伊忙。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香。’女儿笑曰：‘那好，我也再来一首姓朱的吧，是朱熹写的——‘亭亭岩下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桂花香伴着古人咏桂诗和我们父女的谈笑声，久久弥漫在秋夜的庭院里……”

19

茶叶也是一阵一阵的，这两天，气温有些下降，茶叶生长的速度放缓了。茶场下午加工完了所有的鲜茶，晚上只好停机。黄支书说：“也该停停了，都五天了，再不停，受不了。”黄大壮笑道：“我倒不希望停，不停才好。每天有鲜茶，天天能卖出去。窝儿山的茶叶总算出头了。”

高玉看着杜光辉，只是笑笑，说：“晚上大家好好休息吧，明天还要干呢。”

晚饭时，杜光辉特意喝了两杯米酒，他本来是准备早早上来睡觉的。可是，天刚黄昏，想睡也睡不着，就出门来，他闻到了空气中飘浮的茶香。他使劲地吸了一口，长长地舒了口气。

吃饭时，县委办的叶主任打来电话，说：“我们要办一些窝儿山的茶叶，作为办公室的日常用茶。”杜光辉说：“当然可以。”叶主任说：“那就让他们先留着。杜书记，你辛苦了。我让办公室给一些企业和个别单位打了招呼，今年的窝儿山的茶是不用担心的了。”

杜光辉听了心一沉，他总算知道了那些企业老总跑来的原因。但是，他没有跟高玉他们说，一是怕他们听了不高兴。二是因为叶主任最后的那一句话：这些企业正在想着法子找杜书记呢。他们说杜书记在省里有关系，能搞到项目。

第二天一大早，杜光辉就回桐山了。路上，司机小姚说：“前两天县政府可热闹了。”“怎么回事？”杜光辉问。

“还不是老百姓上访？不过这次不少，有好几百。听说是在蓝天木业那边的，都是附近的村民，主要是污染。”

“污染？”小姚说的蓝天木业，倒让杜光辉想起了吉副厅长对他说过说的话。吉副厅长说有不少人在告蓝天木业，原因是破坏资源，乱砍滥伐。本来，杜光辉准备从省里回来过问一下此事的，可是，忙着窝儿山的茶叶，就把这事给忘了。

小姚说：“木材加工想起来似乎没有污染，其实污染大着呢。听说是什么……什么化学物质污染，甲醛，致癌的。”

回到县委，杜光辉把小王叫过来，详细地问了蓝天木业的情况。

小王说：“其实蓝天木业从一开始进入桐山，就引起了不小的争议。领导之间，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最后，还是林书记拍板，作为招商引资

的成果而肯定的。这个项目最初的引荐人，听说……”

“是谁？”

“听说是李书记。不过，我不能肯定，只是听说。”

“啊”，杜光辉想起上次李长拉着他一道，到孙林那喝酒的情形了。原来有这样的层关系，难怪呢？”

叶主任进来，说：“光辉书记辛苦了，听说窝儿山的茶叶今年销得特别好。”

“还不错。”杜光辉笑道。

叶主任递过来一支烟，杜光辉接了，点上火。叶主任说：“杜书记回来得正好。林书记已准备好下午开个‘小会’。”

“啊，是吗？什么内容？”

“可能是矿山和蓝天木业吧。”叶主任说。

“林书记说，让我通知……”

“通知什么？”

“通知他本人。”

## 连载

14. 形象“一般”，办事真难——

冯远征

准备去云南的同时，我收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寄来的高考通知书，这意味着，我已经顺利地通过专业考试，只剩下文化课考试一关了。狂喜之余，我想到第一个问题就是“高考怎么办”。当时已经选定的女主角李凤绪和我一样面临着这个问题。张导演对我们俩说：“放心，我跟学校协调这件事，你们可以在云南考文化课。”

我的行李箱里，除了换洗衣服和日用品，还装上了所有复习高考的课本。我毫不怀疑自己即将成为电影学院的学生。既然最难通过的考试都通过了，文科高考对我来说也有八九分的把握。但是，到了7月底高考成绩，我的成绩却达到了艺术类院校的录取线，我却莫名地担忧起来。

一天，我收到三哥发来的一份电报，告诉我中国煤矿文工团正在招演员，他给我报了名。报名时，当对方得知我正在拍张暖忻导演的电影，决定让我直接进入三试。三哥立刻去街道为我开报考介绍信，却被告知，我的档案已经被北京电影学院调走了。

我拿着电报去找张导，请她帮我拿个主意，要不要试着去考一下煤矿文工团。张导很有把握地说：“不用考了，电影学院肯定要让你！你就一心一意在哪儿拍戏吧。”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回一趟北京得到最后证实。我对张导说：“我觉得考煤矿文工团也是一个锻炼的机会，而且我有个人想法了，这几天正好没我的戏，您能不能准我个假，让我回去一趟？”张导见我坚持，也就应允了。

当我从西双版纳坐了三天汽车到昆明，又从昆明坐了三天火车赶到北京，已经是下午5点。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煤矿文工团，负责招生的负责人告诉我，考试已经结束了。

那时，北京电影学院是我仅存希望。然而，“煮熟”的鸭子真的飞了——我的档案被电影学院退了回来。这个结果很现实，因为我的专业考试成绩排在北京考区前三名，文化课成绩也达到了标准。

我直奔电影学院，找到当时的代班老师，请他给我一个说法。那位老师不停地搓手，“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请您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原因。”

因。”

“嗯……多数老师觉得你形象太一般了。不过只要再多一票，你就能被录取，实在是很难。”

“可是形象一般的演员也很多啊。”我据理力争。

“唉，我们有些学表演的学生，就因为形象问题，毕业好几年了都分不出去，只能在学校团委搞搞行政工作。学校也很为难啊。”

后来，关于意外落榜，我还听到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

凡是各项成绩都通过的考生，将由表演系老师集体进行最后一轮评议。那天，我的照片正摆在桌子上接受受人点评，时任电影学院院长的谢飞老师走了进来。他看看照片，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冯远征这形象……”

“……”就出去了。

留下一屋子的人开始揣摩：院长这是什么意思呢？冯远征这形象……是好呢？不是好？

也有老师帮我说话：“要是冯远征不好，张暖忻导演能看中他吗？”更多的人考量再三，决定保险起见，直接把冯远征的名字从名单上抹了。

15. 何以回报恩师——冯远征

张暖忻导演

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伯乐”，也是我所认识的“最有女人味儿的导演”。她给演员说话的方式很特别，不像谈工作，更像谈心，通过很平凡的生活小事来启发我们。无论说话做事，她温柔淡定，却又不容忽视，周身散发着一种强大的气场。

临别时她鼓励我：“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你的能力和价值已经在《青春祭》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了。没考进电影学院，并不是你自身的原因，况且很多东西不是在大学校里能够学到的。”张导演说得很对，《青春祭》真的成了我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契机，为我后来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基础。

1996年4月，有一天，我突然非常想念张导演。我对冯远征说：“过几天咱们去看看张导演吧，好久时间没见了。”冯远征欣然应允。她还从未见过我的这位恩师。但又是因为忙碌，我们一再地推迟看望她的计划，一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

我正在电视剧《母亲桥》剧组中做执行导演。一天，剧组里有人想找电影局长滕进贤批一份文件，王薇导演随口说了一句：“他今天不在，参加追悼会去了。”



如果爱 冯远征 梁丹妮 著